

《鬼地方》陳思宏
鏡文學，2019年十二月出版

目錄：

第一部：媽媽不見了

- 1 那一排房子
- 2 塞進地板的裂縫
- 3 沒有塑膠袋的臉
- 4 陳姓女戶籍員
- 5 楊桃樹上的厝仔囡
- 6 吃命的第三查某囡
- 7 鬼話
- 8 沒有白天的白宮
- 9 醬油工廠牆上的鄉長
- 10 謝謝巴黎
- 11 來啊來啊來啊
- 12 內湖彰化同鄉會
- 13 豆油蟬
- 14 輕舟已過萬重山
- 15 遺書

第二部：弟弟回來了

- 1 永興游泳池
- 2 你要回家了
- 3 找火
- 4 黑夜全死了
- 5 1984年的麥當勞薯條
- 6 蛇湯
- 7 全身黏滿柏林的秋天
- 8 愛奧尼柱式
- 9 去找更多孤單的手套
- 10 鴻圖大展，永靖之光
- 11 不在山裡也不在風裡
- 12 城腳媽電影院
- 13 河馬好危險
- 14 那些都是野生的天鵝
- 15 把皮膚下面的紅花挖出來

第三部：別哭了

- 1 掉進那掌紋迷宮
- 2 我只是來練習跳舞
- 3 這些該死的雨是細細的針
- 4 跟一個男的
- 5 日本維他命
- 6 把五姊妹的嘴巴都縫起來
- 7 屋頂有蛇有龍有鳳有虎
- 8 聖潔與汙穢在他身上交會
- 9 抱鄰居的貓去海裡游泳
- 10 最好巴黎也聽到
- 11 U-995
- 12 如果我什麼都沒說
- 13 白宮防潮箱裡的兩封遺書
- 14 警方破獲同性戀犯罪雙人搭檔
- 15 風的起點是哪裡？

第一部：媽媽不見了

1. 第一排透天厝

「從哪裡來？」

那是 T 給他的第一個問題。T 給過他很多很多，一本德國護照，一個新家，逃離的機會，許多的疑問。一開始，T 好愛問，家鄉長什麼樣子？幾個兄弟姊妹？島嶼的夏天有多熱？島嶼有蟬嗎？有蛇嗎？樹木長什麼樣子？樹的名字是什麼？有沒有河流？還是運河？何時為雨季？有沒有水災？土壤肥沃嗎？種植什麼？為什麼不能陪他回去參加喪禮？為什麼回家？為什麼不回家？

問號扯髮，割膚，很難答，於是不想答。閃避，羅織謊言，編織的身世有許多漏洞，前後矛盾，過往是一本寫壞的小說。寫小說，第一章聚焦一張桌子，桌上放了一把槍兩把刀三本日記，槍總得在後來的章節擊發，刀子也該剛該削，打開日記就解開了故事謎底，但他的人生小說雜亂無序，寫著寫著就忘了槍刀日記，倒是一直想到凌亂桌面上的其他雜物垃圾，不斷寫無關緊要的線索，牆上貼的海報、鮮紅小短褲、套了塑膠袋的臉。人壞了，小說一起腐壞，漏洞百出。

他是一個全身上下都是漏洞的人，嘴巴不想說的往事，那些在記憶裡亂序而謊稱遺忘的事，都塞在身上的洞裡。洞隨時會裂開，許多故事會掉出來。

要怎麼說呢？要怎麼寫呢？

說不出口，只好一直寫：我來自一個小地方。

故鄉是個小地方，名為永靖，位於島嶼中部，十九世紀初廣東人來此開墾，在平坦的荒地上建立街廓。故鄉的確有小河，人工開鑿的河，應該就是類似 T 口中的運河吧。這裡的百年庄圳源自十八世紀，引濁水溪河水，供農民灌溉田地。早期墾民時常發生族群互鬥，祝融水患不斷，於是地名取「靖」，期許永保寧靖太平。

地勢平坦，無山無坡，往東方遠眺，會看到島嶼翠綠山脈，往西方望，看不到也聽不到濁水溪，但老一輩的說，一直往西邊走，終會遇到臺灣海峽。居民務農，甚少離開這片土地，沒爬過山沒看過海。土壤濕潤飽含水份，尚稱肥沃，產花卉、荖葉、稻米。經過幾世紀的開墾，至今仍保有農村景象，農舍矮樓，幾間三合院被定為國家古蹟，卻鮮少有觀光客前來參訪，繁華尚未抵達。

1970 年代，外地建商來到了永靖，取得一片土地，動土興建永靖的第一排連棟透天厝。十棟緊鄰的透天厝，每棟三層樓，是小地方的繁華序曲。起高樓了，地方要發達了。當時，許多當地人都沒看過比三層樓更高的建築，鋼筋水泥，磨石子地板，沖水坐式馬桶，全是本地沒見過的建築工法。這第一排透天厝其中一棟，就是他成長之地。面對這一排房子，從左邊數過來第五棟，就是他的老家。從左邊數過來第六棟，原本是大姊的家，現在是廢屋。左邊數過來第七棟，以前是錄影帶出租店，現在整棟焦黑，陽台掛著「出售」的牌子。「出售」掛好幾年了，字體剝落成「出口」，下方的電話號碼已斑駁難以辨認。

他看著「出口」牌子，怔怔出神。他被監禁很多年了，真的需要出口，今天，他卻回到這裡。他比誰都清楚，這裡，不可能是他的出口。跟著那斑駁的「出口」牌子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能不能回到，鮮紅小短褲？

大姊是唯一留下來的人，住在左邊數過來第五棟，他的老家，一直沒走。

小地方，就是他的鬼地方。

稱「鬼」，意指荒涼，對比文明國際大都會，他的家鄉荒遠偏僻，沒人聽聞過。島嶼經濟猛進年代，小地方沒趕上建設步調，農村人口大量外移，年輕人離鄉後就沒回來過，忘了這地名，留下走不開的衰老世代。地名原本是個祝禱，卻成咒語，地名成真，靖，好靜。

今夏島嶼中部乾旱，午後的路面宛如爐灶，不用開瓦斯，路面上就可煎蛋炒飯燉稀飯。這麼多年沒回來了，眼前一切符合他的記憶，熱啊，午後高溫讓時間轉速慢了下來，樹午寐風遲滯，屏息傾聽，會聽到土地在打呼。那呼聲是熟睡之後的濃重聲響，直到下次降雨之前，土地暫時不想醒來。小時候遇到這樣的天氣，他可以在樹下進入很深很深的睡眠，雞啼蟬吼豬叫蛇嘶羊咩都吵不醒他。長大後，卻睡不著了。在監獄裡最不缺乏的就是安靜，聽不見雨聲，聽不見風聲，聽不見落葉。他對監獄醫生說，太靜了，怎麼睡呢？吃藥有用嗎？他想問醫生，但沒說出口，吃藥，就會聽到雨聲嗎？在他的家鄉，雨打在鐵皮屋頂上，盛大洪亮的擊鼓摔鉢，一聽到那種雨聲，他一定就有辦法睡著。

真的想聽雨聲，於是回來了。

不聞雨聲，他聽見裁縫機喀啦喀啦。

那是大姊。

大姊踩著踩著，身旁的電視放著午間連續劇，惡婆婆剛剛用了苦媳婦一巴掌，有雞午後亂啼，電風扇呼呼作響，別的村落傳來鞭炮聲。連續好幾天沒睡了，轉了好幾次飛機，他意識渙散，不確定自己身在何處。但裁縫機聲響真切無誤，他真的回到了這鬼地方。

鬼地方荒涼，那，有沒有鬼？

有很多鄉野鬼魅，活在人們的口述裡。這排房子前方有片茂密竹林，人說女鬼飄飄，千萬不可接近。竹林女鬼是日治時代被強暴的婦女，貞節受損還被夫家逐出家門，入竹林上吊自殺，自此成鬼，專門引誘年輕男性。入夜後狗嚎叫，所謂「吹狗螺」，母親說，就是畜生見鬼，快睡，不准張開眼睛，不然就會看到鬼，不該看的，就不要看，就算看到了，也不准說出去，看到就跑掉，一直跑一直跑，跑到鬼追不上。孩子們說，最多鬼的是田邊百年水圳，圳兩旁的柳樹上有女樹精，千萬別摸柳樹垂葉，一摸就會鬼纏身，考試一定零分，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跟女鬼結婚。人們說柳樹女鬼都是嫁不出去的老處女，死了還想嫁人，就停在柳樹上，等哪個倒楣鬼來娶。水圳裡有水鬼，日治時代被日本士兵凌虐的美貌婦女，跳井被救，送醫又被醫生強暴，最後跳入濁水溪自殺，鬼魂沒有隨著溪水沖刷到大海去，而是流入灌溉水圳，一路流到這個小地方，就定居不走了。孩子們還說，水圳苔癬是鬼流出的綠色鮮血，惡臭侵鼻，那就是鬼的臊臭味。至於水圳兩旁那些恣意生長的菇類，千萬不要摸，更不能吃啊，那都是女鬼的乳頭，一摸下去就會厄運纏身，若是吃下肚子，腸胃就成鬼屋了，七日內瞳孔噴血身亡。看到路上有紅布袋，千萬別撿，那裡面裝著女鬼的生辰八字，撿了就得娶鬼新娘。

他家後來也出了個女鬼，散髮狂叫狂吼，就溺死在這條灌溉農田的水圳裡。

童年時，家裡老狗死去，「死貓吊樹頭，死狗放水流」，母親騎機車，他在後座抱著老狗，到水圳去棄狗。他怕水圳的鬼，一直哭，母親催他趕快把狗丟進水裡。圳水已死，不流動，塞著死豬、狗屍、爛西瓜、舊機車、還有一整個廢棄的檳榔攤，一切都在烈日下發出惡臭，百萬蒼蠅飛舞慶賀，這是吃到飽盛宴。他認出隔壁狗小黃的腐爛屍體，哭，不肯把老狗丟入水裡，說要埋了牠，立個墓碑。母親奪狗，撲通丟入死水，蒼蠅散開，立即又飛回，嗡嗡嗡嗡震耳說謝，還沒吃完腐肉哩，就端上了新鮮狗肉。

他要怎麼跟 T 說，他來自一個這樣的鬼地方？

他要怎麼說，自己的荒唐身世？五個姐姐，一個哥哥，從不說話的父親，滔滔不絕的母親，殺蛇的鄰居，穿著小紅短褲的菁仔襪，水圳，婚禮，茄苳樹，白宮，河馬，永興游泳池，地下室，楊桃圓，城腳媽，明日書局，銀色水塔。

監禁的日子，他常夢到菁仔襪，還有 T 老家後院的狗狗墳場。T 小時候養過三隻狗，過世之後都埋在後院，木頭墓碑上，有狗狗生前照片，那是他小時幻想的埋狗方式，終於在德國看到了。他也常夢到那條棄狗的水圳，但沒有鬼影，長

大後他不信也不怕鬼了。鬼不可怕，人最殘忍。夢裡水圳不臭，荷花盛開，蕈菇茂密生長，柳樹芒草，顏色與溫度都是盛夏。夢裡父親就在圳旁引水耕作，黑膚白齒的少年模樣，地方上最體面的長男。少年向陽燦笑，荷花見之嬌羞。

可惜他把 T 殺了。

如果 T 還在耳邊問，他會指向這排房子，這樣回答：「我來自這個鬼地方，這是我的老家。今天是中元節，鬼來了，我也回來了。」

2. 塞進地板的裂縫

四妹打電話來喊：「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啦？媽媽不見了啦！」

淑美掛上電話，癱軟躺在地上。她掛不掛電話其實都沒差，她知道四妹根本不會注意到她掛了電話，只會繼續對著話筒喊叫「媽媽不見了！媽媽不見了！」炎夏囂張，無雨無雲，太陽每天對著這個小地方大方照耀，實在是快熱死了，但忍著不開冷氣，這個月沒多少工作，逼自己省電。磨石子地板有些許寒氣，涼涼的，她緊貼著磁磚，安撫溼躁的身體。前幾年島嶼中部大地震，在地板割開大裂縫，她決定不修補，反正老屋什麼都壞，壁癌張狂，鼠輩放肆，水管窒礙，三樓鐵皮屋頂被颱風吹跑好幾次。她還記得這棟房子嶄新的模樣啊，外觀的磁磚米白，內部牆壁新漆雪白，磨石子地板打上了臘，光潔閃耀。地板看起來都是扎腳的碎石子，但是踩起來卻好光滑，地板就是溜滑梯。

她翻身趴在冰涼地板上，眼睛貼近地板裂縫，往裡面看，今天中元節鬼門開，她想，說不定可以瞧見地獄。這裂縫就在她的縫紉機旁，有生機，她每次轉頭往地上看，裂縫的開口似乎就大一點，她刻意多看幾次，希望裂縫越來越大，說不定有天她就可以把自己塞進裂縫，誰都找不到她。她記得那次地震，大白天忽然地動天搖，丈夫完全沒看她一眼，急忙衝向後院，抓了幾盆蘭花往屋外跑。她完全沒起身，繼續在縫紉機上工作，這批衣服明天要交貨，地震沒關係，牆傾屋垮她都不在意，只要拜託別停電就好，一停電縫紉機就停擺，不能交貨就沒有薪水，這個月帳單還沒繳啊。她當時只希望丈夫抱著蘭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，離開這個小鄉下，從此消失，再也不要回來。

年輕時，她希望自己是蘭花。那場地震，她替蘭花感到悲哀。

這棟房子有多老？小弟出生那年，他們全家終於離開三合院，搬進這排新房其中一棟，手指數一數，左邊數過來第五棟房子。十棟新房是當年本地迎向未來的建案，後面是魚池，前方是稻田，建商說風水極佳，龍穴成家，旺土旺家旺神旺財，住戶以後會跟著地方一起起飛，小鄉變大鎮，大鎮成小城，稻田起高樓，高樓閃霓虹。當時父親開著一台破爛卡車日夜載貨，西瓜樹苗盆栽成衣什麼都載，有一陣子最常接到檳榔、荖葉送貨工作，他發現市場上有極大的檳榔需求，檳榔商機瀰漫，附近鄉鎮所有男人都一嘴腥紅，他也跟著嚼，荖葉包檳榔，一嘴腥紅，

嚼嚼嚼出了生意版圖。這個小地方盛產荖葉，品質、口感比不上島嶼東部的荖葉，葉較薄，味較淡，但是產量穩定，價格低廉，整個島嶼中部的檳榔攤都仰賴此地荖葉。父親跟鄉裡的檳榔農夫談合作，開始做起檳榔中盤批發，附近農家把荖葉收成賣給他，他負責開貨車去附近鄉鎮的檳榔攤兜售，講價賺取價差。不到一年，家裡五個女兒的學費全部都如期繳交，晚餐有白飯、豬肉，年頭終於生出了第一個兒子，年尾又拼到了第二個兒子。七個孩子不能繼續擠在三合院的窄房裡了，他湊齊了頭期款，離開三合院，告別母親，買下這排房子其中一戶。

入新厝那天，大姊淑美抱著七弟走進新家，那是記憶中的第一個歡笑的日子，媽媽終於生兩個兒子了，再也不用每天見到阿嬤了。淑美第一次進入超過一層樓的房子，竟然有往上的樓梯啊，竟然有三層樓啊，天哪，她竟然有了自己的房間。第一個晚上，大弟跟爸媽睡，大姊淑美和二姊淑麗負責照顧小弟，興奮到睡不著，偷偷起床，抱著小弟一起嗅聞牆上的新漆，上下樓梯，在磨石子地板上滾來翻去，不斷撫摸家裡的第一支電話，拿起電話筒，有嘟的聲音，湊到小弟耳邊，他聽到嘟聲就笑了。新家廁所裡竟然有坐式馬桶，坐著尿尿，好舒服啊。以前三合院的廁所蓋在埕外面，就是個臭茅坑，半夜肚子痛衝出去上廁所，常會在月光下看到蛇在茅坑的門上蠕動。其實蛇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大家口中的廁所女鬼。新房的廁所可以鎖門，一按就沖水，汙穢瞬間不見，一切是香的，沒有鬼，沒有蛇。小弟半夜啼哭，兩姊妹忙著泡奶粉，但當年她們根本不知道怎麼泡牛奶，只知道這是藥房介紹的高級日本奶粉。兩姊妹想，濃一點好，更營養，所以水少一點，牛奶多加幾匙，結果小弟狼吞之後，又全數吐出。淑美和淑麗覺得小弟吐奶的樣子好好笑，兩姊妹都沒離開過這個小地方，都沒看過瀑布，但小弟的吐奶，就是她們小時見過最壯觀的瀑布。

突然想到小弟。小弟好不好？每一次想到小弟，她就會好想好想，抽大麻。

這天鬼門關大開，她眼不見野鬼狂歡，只有四妹打電話來鬼吼鬼叫，也算是應景。她看著門前一桌豐盛的祭品，一整天都沒吃東西，盛宴招待陌生魂靈，自己卻成了餓鬼。線香燃盡，路過的孤魂野鬼應該都吃飽了吧，她從地上爬起來，拆了一包餅乾開始大口咀嚼。這餅真難吃，真是不懂，這些餅吃起來如烈日下荒地乾土，甜的口味一口惹糖尿，鹹的那包兩口就該洗腎，為什麼會這麼受歡迎。餅乾當然不是她買的，是丈夫去隔壁鎮的大超市買的。她交代拜拜買什麼都好，就是不要買那牌的餅乾，結果丈夫買了好幾包。她知道，丈夫是故意的。餅乾吃起來像磚頭，怎麼大家那麼愛吃磚頭呢？餅乾磚頭一塊塊堆疊，疊疊疊，在這個鄉下小地方疊成了豪華大白宮。

難吃死了，她還是逼自己吃完，絕對不可以浪費食物。咀嚼對她來說從來不是享受，而是焦灼的急迫，再難吃再難下嚥都要吞掉，過期很久的食物還可以吃，壞掉的年糕把長霉的地方切掉還是可以吃，她清楚記得飢餓的苦，那是無底的匱乏，一輩子都怕。

小時候住三合院，母親是長媳，負責烹煮阿嬤三餐，常被阿嬤嫌難吃。有次阿嬤把熱湯往母親身上潑，要母親把一桌菜拿去餵豬，看豬肯不肯吃。母親端著

湯回來，聽到幾個女兒喊餓，把整鍋湯往她們灑過去，她當時不覺得燙，只覺得可惜，一整天都沒東西可吃，這鍋湯夠讓幾個姊妹都吃飽，她舔舔身上的熱湯，也想趴在地上喝四處流竄的湯。她記得當時四妹剛出生，又是個女的，父親幾個兄弟的第一胎都是男生，她家這房卻連生四個沒用的女兒。父親實在沒錢，幾個生意都沒成，餐桌稀薄，無米無肉。阿嬤養了一隻大黑狗，二妹負責養，有時候阿嬤主動給狗加菜，狗碗裡都比他們家的晚餐豐盛。後來阿嬤把黑狗宰了，大蒜燜炒一大鍋，父親其他幾個兄弟的兒子都被叫去吃幾口，只有她們這房幾個女兒被勒令待在房裡。她們幾個女兒在房間裡聞著濃烈的肉香偷偷哭，但不知道是因為飢餓，還是因為親眼看到黑狗被阿嬤拿磚頭敲昏，丟進滾燙的沸水裡。磚頭染狗血，就丟在神廳前，後來她一看到磚頭就會聽到淒厲的狗叫聲。

中元普渡，她是全家唯一完整承接母親祭拜儀式的女兒。她從小跟著母親祭拜，大小節慶的各種禁忌、儀式都很熟悉。擺出摺疊大圓桌，雞豬鴨泡麵乾貨都得上桌，圓桌置屋前朝外，桌前一盆清水，水裡浸小毛巾，讓過路鬼魂洗淨手腳，大享圓桌盛宴。三柱線香插在每一盤食物上，越是匱乏的年份，圓桌反而更豐盛。燒紙錢，求過路鬼魂勿侵擾，整個農曆七月都不能動土搬家遠行。有一次她農曆七月要換工作，從這家紡織工廠轉到另外一家紡織工廠，薪水、環境都優渥許多，母親卻禁止她換，說鬼月換工作會一世人撿角，嫁不對人。她聽話留下，結果公司惡性倒閉，老闆全家捲款去了阿根廷，幾百個紡織女工無處追討三個月薪水。

她今早四點就熱醒，冷氣老舊，運轉兩小時就會死亡，要反覆敲打、好言相勸，隔至少半天才能再開機。乾脆起來殺雞，後院養了幾隻，昨天就選好今天要殺公雞，把雞腳綁起來，預告死刑。是隻毛色發亮的公雞，兇狠吵鬧，常會飛過圍牆去跟隔壁的狗打架，左右鄰居皆怨，每天早上死叫活叫，殺了拜鬼神闖家鄰里清閒。公雞知道自己被選定了，奮力掙扎，啄她雙臂，發出淒厲的哭喊。她用繩把公雞腳牢牢綁住，其他雞刻意與公雞保持距離，遠離不祥死亡氣息。殺雞也是母親教的，抓住雞脖子，一刀劃開，鮮血滴到裝米的容器裡，順道做米血糕。去毛，汆燙，拿鑷子仔細拔雞毛。她幾個朋友總說她心笨手巧，腦袋長錯地方，都跑到雙手去了，所以拼綴、縫紉、剪裁樣樣都行，拔雞毛敏捷迅速，一整隻雞光滑油順，比市場買的雞還美。但手巧有什麼用，她知道自己是被時代拋棄的舊時代女人，十五歲輟學去台中沙鹿當紡織女工，如今六旬，雙手長滿硬繭，在家裡接工廠代工，縫一百件出口到歐洲去的衣服，薪水依然買不起一件新衣。她常幻想，歐洲人穿著她縫的衣服，都在做什麼？在街邊喝咖啡？搭船遊河？抽大麻？拿著名牌包逛街度假？小弟說過，不是啊，歐洲人跟妳一樣，也要辛苦工作啊。但她沒去過，實在是不信。至少他們買得起她縫的衣服，她自己可買不起。

四點起床洗臉，用的是三十年前的肥皂。前一陣子她清理頂樓，發現好幾箱的老肥皂，紙盒包裝都糊了，紫紅肥皂過水搓揉，竟還能起泡，濃郁的人工花香闖進鼻腔。那年丈夫說要投資香皂工廠，把全家積蓄全部投入，結果不到幾天就接到工廠停工的電話，投資成幻影，只換來幾箱味道濃烈的香皂。她恨死那些香皂了，但不能丟啊，都是可以用的東西，拿來洗衣洗身洗狗洗地，整間房子都散

發那濃烈的香氣。隔幾年她有一次在超市買菜，發現這些香皂佔滿一整個架子，根本沒有停產。她逼問丈夫，原來香皂工廠是一場戲，錢拿去還賭債，工廠、投資從來不存在，幾箱香皂是特地去買來的。她記得丈夫面對她質問的表情，一臉「誰知道連這妳也信？」她當晚把香皂弄進晚餐湯裡，一鍋湯顏色詭異，結果丈夫呼嚕喝完，表情無異，沒病沒死，只打了一個響嗝。

殺不死，淑美清楚的很，什麼都沒用，丈夫絕對死不了。這是她活下去的最大動機，她要賴活著，親眼看丈夫死。

3. 沒有塑膠袋的臉

我想不起來她的臉。

沒有塑膠袋的臉。

我想不起來，她沒有塑膠袋的臉。

記憶漂浮，不穩當，騙人，自我抹除，曲解事實。但記憶緊貼在皮膚上，島嶼中部七月盛夏，汗水噴發，塑膠袋緊緊貼在皮膚上，臉模糊，人無聲。

我的確記得一些既定的事實，例如說數字。我很會記數字，離開三合院之後的新家第一組電話號碼，我是鄉下家族的第一個兒子，我有三個弟弟，我有五個女兒，兩個兒子，我結過一次婚，哪一個年度哪個客戶欠我多少款項，我買過幾輛貨運大卡車，我死前的肝指數。

我徹底忘了她的臉。鼻子挺不挺？髮線與眉毛的距離？眼睛大還是小？嘴唇厚薄？牙齒排列？

但我記得關於她的各種人生數字，她出生的年月日，她是第五個女兒，考高中的聯考分數，摩托車車牌號碼，睡在三樓靠陽台的房間，早上醒來總會過敏打噴嚏，最高記錄是十五下，自殺進醫院六次，身高 165 公分。

身高是最後一刻才知道，跟鄰居訂製棺材，師傅來量屍體。師傅說，165，骨架身材很好啊。化妝師給她塗上口紅、眼影，一定是個很好看的濃妝，我當時卻一直想著塑膠袋。

當初搬到這棟房子，我們是入厝的第一戶人家。我是三合院家族長男，日本人走之前，母親牽我去上公學校，她總是手指比這比那，這附近的幾甲地都是我們家的，世代收佃租，不愁吃，你好好念書就是了，將來都是你的。日本人走之後，我被送去外地寄宿讀中學校，國民政府開始進行土地改革，我畢業回到家，家裡不再是大地主，家道中落。當時的永靖，雖不能說是不毛之地，但蔓草雜生，道路泥濘，蛇肥蚊兇。

建商忽然來了，運來鋼筋水泥，砂石車進駐，預告了文明。就在魚池的前方，一片竹林砍成建地，十棟透天厝即將落成。建商找臨時工，要清建地，我跟著工頭砍竹子，大家都說這竹林裡有女鬼，其實只有一堆死貓吊著，還有色澤繽紛的

蛇。百年竹林，一週內消失。當年誰想要看到一片林子？一堆綠綠的，表示未開發，沒價值，不能吃。鋼筋取代綠竹，工地煙塵飛揚，我深深吸一口氣，滿鼻乾澀金屬粉塵，真香，這就是進步的味道吧。

領工錢，我問了工頭，這房子，怎麼賣？

三層樓，可以隔出很多房間，我跟阿蟬一間，每個女兒一間，每個兒子一間，以後我們過身就留給大兒子。

當時我就有預感，這是我們陳家的起家厝。我家不再是大地主，我這個長子沒有什麼錢，但我相信，這間房子，就是我們擺脫貧窮的起點。

我們是第一戶，搬進這排房子的第二戶是棺材店，不久後，五金行就在棺材店旁開幕。嫁女兒、娶媳婦要去五金店買婚禮需要的用品，雙囍抱枕、緞帶、彩帶、名條、謝籃、蠟燭，十二禮全部都一次購足。若有長輩過世就去棺材店，選木，挑款。真好，我有五個女兒要出嫁，兩個兒子要娶媳，五金行就在隔壁好辦事。將來該換我辦母親後事，還有換我走的時候，都不用跑遠，生死都在同一排房子完成。什麼地方都不用去，就在這裡生，這裡死。

沒想到，先辦了她的喪禮。

我完全不記得她的臉，但我記得大家都說，這小女兒是五姊妹當中最美的。

當年我娶阿蟬，媒人婆說，她是村裡最美的。

最美的小女兒，長得最像阿蟬，大眼，大胸，濃眉，白膚。最像彼此，卻最恨彼此。

殺了小女兒的兇手，其實是我老婆。

幸好我忘了小女兒的臉。但那也表示，我也忘了老婆的臉。

4. 陳姓女戶籍員

淑麗下班走出辦公室，才發現今天是中元節。

許多店家擺桌祭拜，燒紙錢，祭遊魂。她已經很多年沒拜了，住在台北小小的老公寓怎麼拜？剛到台北那幾年，她會在陽台擺小桌，空間太窄，燒紙錢怕把屋子給燒了，只拜個鹽水雞、四果，不燒香，合掌求闔家平安。窄巷對面的公寓也在拜，人家倒是不怕火，紙錢旺燒，一陣風闖進窄巷，灰燼掣散，整條巷子瀰漫著灰色屑雨。她看對面人家的桌上供品，一桌滿滿都是那些餅乾。到底為什麼，大家拜拜都愛買這牌子的餅乾？來自白宮的餅乾，讓她想起了五妹的喪禮，紙錢堆疊成小丘，由父親點火，迅速燒起來。幾個姊妹負責把五妹的衣服丟進火裡，火舌囂張，貪婪吸吮她的淚。母親在火一旁喊叫：「滿妹啊，做鬼，要轉去找伊啊！」母親的哀悼有旋律，大概是誦經團待久了，「轉去找伊啊」不斷重複，每次都有不同的曲調，「伊」一字越唱越尖銳，高亢迴旋，像細長卻鋒利的扁鑽，在她的耳膜鑿洞。火燒了幾小時，颯來一陣狂風，漫天灰燼飛舞，母親不停不累，吃了滿嘴灰屑，丹田卻更寬敞，「伊」更顯洪亮，響徹整個鄉下。只是，伊，白

宮裡的伊，不可能聽得到。灰屑隨著「伊」的哭喊，從那場喪禮啟程，隨風到處飛舞，整個鄉下的每一棟矮房、每一棵檳榔樹、每一條溝渠都沾染了灰燼，到處都聽得到「伊」。但灰屑完全避開了白宮，圍牆、樑柱、屋頂一切依然潔白無塵，金光燦爛。

地上濕，台北今天有下雨啊？實在是太忙了，一直接憤怒的客訴電話，不斷道歉，完全沒聽到雨聲。抬頭看天空，濃重黑雲姿態脅迫，預告另一場大雨。她一直很喜歡聽大雨聲響，鄉下傾盆雨滴撞擊土壤，會逼出許多爬蟲類，空氣中瀰漫著青草味，錦蛇在泥巴裡打滾，蜘蛛網結滿千萬顆小水珠。台北到處都是鐵皮屋頂，暴雨轟城，炸在屋頂上鏗鏘清脆，暫時掩埋車聲叫囂。問過小弟，想不想臺灣的什麼？二姊買了給你寄去。他回信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是常想到鄉下的雨聲，還有台北的雨聲，這裡沒有鐵皮屋頂，這裡面聽不到雨聲，好安靜，太安靜了。雨聲，怎麼買？她一直想用手机錄下雨聲，寄去給小弟，小弟不能收電子郵件，她實在是也不知道如何把音檔從手機傳到電腦上，雨聲，怎麼寄？

等公車，她為了閃避腳踏車，踏進人行道的大水窪，污水埋腳踝。水真髒，她想像城市裡的煙塵汗穢酸雨，突破她的皮鞋，滲入她的襪子，在她的腳趾間邀請黴菌進駐。但她卻沒有離開水窪，炎夏炙烤，污水卻意外冰涼，辦公室奉行省電措施，限制冷氣使用，她一整天都浸在自己的汗水裡，雙腳踩踩污水，讓她想起鄉下踩泥巴的童年，踩踩踩，有時會踩到一條滑溜的臭青母。在沒冷氣的室內悶熱了一整天，唯一的慰藉竟是一窪黑水。辦公室右邊的男同事腋下發出濃重的酸腐，中午，他竟然坐在辦公桌上吃了兩盒臭豆腐。左邊的女同事脫了鞋，腳不斷丟擲臭味鉛球，每一顆都精準擊中她的鼻腔，那味道簡直有毀滅文明的力道。罵她不知變通的長官一張嘴就吐出一條浮滿垃圾的河，安撫她的上司一抓稀疏頭皮就是打翻一桶餵豬餵水，指著她的臉罵她不尊重動物的民眾身上都是狗臊味。人味是凶器，她一整天都覺得自己不斷被人臭剋頭。其實她一點都不介意狗臭，鄉下的野狗更臭，她總是喜歡把臉埋進狗的身體裡來回摩擦，或者抓起狗的腳掌，深呼吸嗅聞。小時候住三合院，奶奶養了一隻黑狗，她每天負責餵食，直到奶奶拿磚頭把黑狗殺了煮了吃了。她知道奶奶其實並不特別愛吃狗，奶奶煮狗，是因為她。

她家是台北小公寓，三臥室一客廳，丈夫、女兒、兒子，再多一隻蟑螂就會覺得擁擠不堪，不可能養狗。女兒失業，兒子大學不讀了，每天都在家等她回去做晚飯。她喜歡狗，今天卻因為狗上了網路即時新聞，罪狀是歧視狗。

她的窗口負責戶籍登記、身分證換發、戶口名簿換發、戶籍謄本核發，工作內容單純，是一份理想的工作。稱之「理想」，因為變動少，薪水穩定，工作內容不複雜，只要熟稔工作內容，每天要處理的事務變化不大，這是她要的人生。她每天固定六點起床，準備全家早餐，七點半之前一定要出門搭捷運轉公車，八點半以前到戶政事務所，坐下泡杯茶，開電腦，等民眾上門。民眾領取號碼牌，依序等叫號。一切都理所當然，井然有序。

但這些年，「理想」失序，明明單純的工作，多了許多變化。她這一代的公務

員，年輕時根本沒機會碰電腦，科技浪潮來襲，只好硬著頭皮學所有新的文書軟體。全面電子化之後，原本的工作速度的轉速也加快，以前必須花幾天才能完成的工作，現在長官要求要在一小時內完成，以免被說「公務人員效率不彰」。速度她可以加快，但她完全無法招架的是相機鏡頭。科技帶來無所不在的鏡頭，許多民眾一來到窗口，一發現無法得到想要的文件，馬上開手機，說要「蒐證」，給全世界看看島嶼的公務人員到底有多爛。每個人手上都有鏡頭，手指一動就可以開始拍攝，威脅要是不趕快辦事，就要提供影片給媒體爆料。

之前有個年輕女孩來辦事，大眼長髮，漂漂亮亮的，讓她想到五妹。女孩眼神羞赧，還沒見過太多人間艱事，清澈明亮。女孩來辦理生育獎勵金，帶的文件不夠齊全，當天無法完成手續，情緒失控，在窗口前摔文件，大喊：「我都要生了！我沒有錢！你們還不幫我！」其實就鬧一下子，她和幾位同事走出櫃檯去安撫她，泡杯熱茶，說幾句話，跟她說些生產該注意的事，恭喜啊，坐月子要注意喔，多吃什麼，哪個婦產科醫生很女孩哭完就笑了，一雙大眼更明亮，說明天再來。當晚，女孩哭鬧的身影上了電視新聞，原來當時許多在場的民眾都拿起手機拍攝，立即上傳，人們無聊的日常忽然撞見情緒失控的女孩，終於有了點火花，點擊迅速破萬，女孩在電視新聞上成了「瘋狂少女奧客」，甚至被搜出了真實身分。記者去傳統市場找到女孩的母親，麥克風、鏡頭對準正在殺雞的母親，問：「請問媽媽知不知道女兒就快要生了？有沒有看過這段網路瘋傳的影片？」記者拿出電腦，播放女孩在戶政事務所尖叫的影片。那位母親一臉驚懼，手上握著的雞脖子剛被刀割開，不斷流出鮮血。

她躲在家裡的浴室，反覆看女孩尖叫的影片，想著五妹。

隔天那女孩沒來，從此再也沒出現過。

後來，為了因應民眾拍攝「舉證」，她辦公室主管要求，除了監視器之外，所以員工都必須主動拍攝，以求自保。

今天，她就是忘了要拍攝。

等待區的民眾，忽然一陣騷動，有小孩大哭。她剛好正在等文件影印，聽到哭聲，走出櫃檯，看到底發生什麼事。原來是有民眾帶了五隻大狗進來，取了號碼牌，等叫號，剛好有怕狗的小朋友看到狗大哭。小朋友的家長看到她，要求她處理這些狗，不然小孩真的好怕啊，你們不是公務機關嗎，狗不是應該要在外面，不可以進來吧？她上前跟帶狗的先生溝通，但這位先生立即拿出手機拍她，大聲說：「這些都是導盲犬，我是導盲犬訓練師。」她以為對方是視障人士，馬上道歉，想不到對方更大聲：「什麼？妳以為我是瞎子啊？我剛不是說，我是導盲犬訓練師，我要是瞎子，我怎麼訓練狗？狗就是要跟我，不可以留在外面，我要去投訴你們對導盲犬不友善。」

人咆嘯，狗留下，孩子啼，她回到影印機，沒想太多。

幾個小時候，指名要找「陳姓女戶籍員」的電話開始不斷響起，一轉到她的分機，馬上開始對她痛罵。記者上門了，也說要找「陳姓女戶籍員」，麥克風對準她：「請問您為什麼排斥導盲犬？」

原來，那位導盲犬訓練師，離開之後立即在導盲犬社群網站上傳影片。同事播放給她看，剪接流暢，上了字幕與特效，一個紅色箭頭指向她的臉，字幕寫：歧視導盲犬的陳姓女戶籍員。導盲犬訓練師很會剪接，自己說「瞎子」那段完全不在影片裡，她的皺眉表情，在影片裡就成了歧視臉龐。影片拍攝狗狗擔心受怕的表情，下一個畫面跳到她那張冷淡的臉。

咒罵海嘯：妳這個賤人。不尊重狗狗的爛人。我們臺灣就是因為妳這種公務人員才無法進步。米蟲。妳的薪水是我繳稅養的。妳給我下台。爛公務員。欠幹的歐巴桑。放狗咬死妳。妳絲毫沒有同理心。毛小孩是人類最好的朋友妳懂不懂？她下班前接到的最後一通電話是狂吠的狗叫，最後一聲「幹」，妳下班給我小心一點。

公事全停擺，依照長官指示，寫報告書上呈，明天交，她知道這其實就是悔過書，今年考績大概完了。嘴臭的那個長官拍拍她肩膀說：「陳小姐，妳都沒哭啊，好厲害。」她心裡想，哭什麼，我從小被罵到大，這有什麼好哭的。

公車一直不來，她忍不住打開手機，又看了一次影片。她在自己臉部特寫那邊暫停，原來自己現在長這樣啊，清冷的五官，及肩髮塌陷，眼神冰涼，與狗狗熱切的眼神形成鮮明對比，也難怪大家都相信她就是歧視狗的賤人。

街上店家焚燒紙錢，她眼神掃過每一張祭拜桌，幾乎每一張桌上有白宮的餅乾，真是躲不開。前年跟團去中國旅遊，黃山賞雲霧，當地導遊拿出這包餅乾說，要不要嚐嚐來自你們臺灣的餅乾？家鄉味？團員沒人伸手拿，導遊說不收錢，免費招待，大家忽然就爭相恐後搶餅。在安徽宏村小巷裡漫步，看見小女孩正在吃這牌餅乾。西湖品蟹，桌上竟然也出現了這餅。去年去日本，在藥妝店找買給老公的維他命，也在店裡的架上看到一大堆這些餅乾。她寫信問過小弟，德國監獄裡，有沒有這餅乾啊？如果有，她也不會訝異，人們不是都在說全球化嗎？

公車站牌旁幾位高中生，拿手機大聲播放影片，她聽到「陳姓女戶籍員」，看來，她的確是紅了。她踏出水窪，刻意靠近高中生，聽他們咒罵歧視狗的爛戶籍員。其中一個女生抬頭看了她一眼，那眼神是「這個歐巴桑幹嘛靠近我們？她腳好髒！」，完全沒認出她就是影片中的主角。她原本擔心一整天在電話上被罵，現實生活大概也躲不了辱罵，但是她擠公車，轉搭捷運，去黃昏市場買菜，回家的路上，完全沒有人認出她。

她跟黃昏市場的肉攤老闆說，就跟昨天一樣就好。老闆看著她，努力在腦中搜尋熟客臉龐，搜尋結果零。真奇怪，不是常來買肉嗎？這老闆也太不會做生意了吧。

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其實是沒有顏色的人，透明，人群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存在。前幾天她在臥室地板做瑜伽伸展動作，老公走進房裡，完全沒看到她，在床上拿起平板電腦開始看成人片，褲子拉到膝蓋，開始抽動。她保持瑜伽龍擺尾式靜止不動，不敢用力呼吸，很快，老公發出微弱的呻吟，拿被子擦拭。不久，微弱的呻吟轉成洪亮的鼾聲，她安靜起身，根本不敢看床上的老公，蹣跚走出房門，心裡想，這床單被子都得高溫洗滌了吧？怎麼老公完全沒注意到我啊？我就躺在

床邊的地上啊！不過，沒注意到我也好。

離開黃昏市場，提著豬肉走回家，手機尖叫，低頭一看螢幕，是四妹。

接起電話，四妹哭喊：「二姊！二姊！快回家啦！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啦？媽媽不見了啦！」

她深吸一口氣，用最冷淡的語氣說：「媽媽早就死了。」

五妹根本沒聽她說話，繼續喊叫：「喂？喂？二姊！二姊！喂？快回家啦！妳聽到了沒，媽媽不見了啦！」她不知道，五妹根本沒聽到她的回答。她不知道自己是個沒有顏色的人，連聲音都太過清淡，聲音透過電話傳輸，輕飄飄的，沒有重量，傳不到四妹的耳裡。她一直說：「媽媽死了。媽媽死了。妳不要叫了。媽媽死了。我在台北工作很忙，沒時間回家。」四妹完全沒聽到，繼續吼。

陳姓女戶籍員像鬼，飄蕩無形，人們在視覺裡、聽覺裡會主動排除她的存在。這其實是她最想要的生活狀態，人群中隱形，融入背景，照鏡無倒影，走路無足跡，飄來蕩去，還沒消失，但也不存在。